

輔仁學誌第八卷第一期抽印本 廿八年六月

吳昌齡與雜劇西遊記

樹齋兄教

弟
孫
楷
第

吳昌齡與雜劇西遊記

孫楷第

——現在所見的楊東來評本西遊記雜劇不是吳昌齡作的——

唐玄奘法師西行取經的故事，在元朝有吳昌齡先生作雜劇，在明朝有吳承恩先生作小說。這時代不同的兩位先生都高興把玄奘法師取經的事演成書，都以作這種書出名，並且都姓吳，可以說是巧極了。但二人著書情形有不同的地方，就是：吳承恩先生的西遊記小說流傳極廣；但他作小說的事最初就被人忽略了；到了清朝道光年間丁吳始能據淮安舊志把西遊記小說還給吳先生；而丁吳的話仍然沒有被人注意。直到近年，胡適之先生作了一篇詳細的西遊記考證，吳承恩作西遊的事纔大為世人所知。吳昌齡先生作唐三藏西天取經雜劇，差不多明以來研究戲曲的人人都知道。可是他的書自明萬曆以後即少見。清初的錢曾雖然還藏有其書，在他的也是園中著錄了吳昌齡的唐三藏西天取經。但以後寂然無聞，就慢慢的隱晦下去了。直到清末王靜安先生作曲錄還是苦于未見其書。

這是一件憾事。愛好文學的人如胡適之先生，如周豫材先生，也曾設法搜求吳昌齡唐三藏西天取經的遺文，推測納書楹曲譜裏邊所引的西遊記或者即是吳昌齡所作。但這是一種希求。吳昌齡原書是不可見了。



直到民國十七年，日本宮內省圖書寮發見了傳奇四十種，其中有明萬曆甲寅刊本楊東來評吳昌齡西遊記一書。一時傳遍了中外的學術界。日本鹽谷溫先生是研究戲曲的，遂把這書重印出來。這個重印本流傳到中國，大家都很重視；因為這是吳昌齡的曲，這是中土久佚的劇本。

這部書的發見太重要了，從來沒有人懷疑過。可是到了現在，重要而有趣味的問題發生了。就是：這部明刊本西遊記當真是吳昌齡作的麼？我懷疑這件事在三四年以前，曾經徵徵的向人說過。到現在，從各方面看，覺得我當初的懷疑是對的。並且，我有理由可以說明這部書並不是吳昌齡所作的曲，而是另一位阮末明人所作的曲。吳昌齡的唐三藏西天取經曲實在不幸：雖然經過清初錢曾的收藏，雖然寂寞了二百餘年，一旦蘇傳其存在，而現在看起來仍然是已佚之曲。

我這話或者令人乍聽了有點驚異。但令人驚異的話未必便不可信。到大家認為可信時，便平淡無奇了。現在把我個人的意見寫在下面。是與不是，願讀者批評。

一一

在范氏天一閣抄本錄鬼簿上卷，吳昌齡西天取經劇下，注著這樣兩句的題目正名：

老回回東樓叫佛

唐三藏西天取經

天一閣本錄鬼簿特有的這兩句題目正名，非常重要（曹本錄鬼簿無）。很顯明的道理，是吳昌齡的西天取經有

回回叫佛事；沒有回回叫佛事的，便不是吳昌齡曲。現在所稱的吳昌齡西遊記，有沒有這事呢？我徧檢今本六卷二十四出的西遊記，竟沒有一處類似這件事的地方。這不令人恍然大悟麼？

明天啟四年甲子，止雲居士編的萬壑清音卷四，錄西遊記四折。其中兩折是今本西遊記所有的；（擒賊書在今本卷一，今本題第四出，篇名四字全同，收服行者即今本卷三第十出之收孫演兇，）一折是今本西遊記沒有的；一折是與今本西遊記完全不同的。今本西遊記沒有的這一折便是回回迎僧；演老回回東樓閣上叫佛，下樓迎接唐僧事。無疑的，這是吳昌齡西天取經雜劇的一折。不過，這位編萬壑清音的止雲居士太糊塗了。他把來源不同的四折北曲放在一個西遊記題目之下，（此據目錄所書，正文不載劇名，）好像這四折曲同出一劇似的。若不是有范本錄與釋注文可據，不但不知裏邊有吳昌齡的曲，並且對於今本西遊記也發生文字異同多寡的問題了。推測起來，他大概是根據別的選本或者傳抄的戲曲零齣移錄過來的。（明清時伶人所抄齣曲零齣，今尚多有之，）他不但沒有見到全本的吳昌齡西天取經，也許沒有見到和現在傳本一樣的西遊記。他看了這四折曲都演唐僧取經的事，（他所據的本子：標題也許都是西遊記，也許名稱相似，）便認為同屬一劇了。他所選的回回迎僧這一折，後來李玉的北詞廣正譜清莊親王的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葉堂的納書楹曲譜也都選了。而且，所標劇名都是唐三藏，與他處引作西天取經或西遊記的有分別。（九宮大成所引西天取經，納書楹曲譜所引西遊記，並同今傳本西遊記，）這也可證明萬壑清音把四折視同一劇的錯誤。我曾經把北詞廣正譜等三書所引的這一齣和萬壑清音所引細校一過。知道文字方面頗有出入；三書所訂牌名，也與萬壑清音不同。現在，我把萬壑清音所引回回迎僧一折的詞錄出來。讓大家看一看，這是吳昌齡西天取經原文。（白太繁從略）

回回迎僧（此段牌名依九宮大成納書楹曲譜所訂）

〔洞仙歌〕回回回回把清齋。餓得餓得叫奶奶。眼睛凹進去。鼻子鼻子長出來。（以上小回回唱廣正譜九宮大成納書楹曲譜俱齊）

〔雙調新水令〕却離了叫佛樓。我可也下得這拜佛梯。我這裏望西天叫佛了是他那一會。我將這四八嚼塊在頭上纏。我將這別離行緊忙披。你這廝悞了兀的看經。你這廝悞了整十日。（自新水令以下八曲曲老回回唱）

〔雁兒落〕我喚你兀鴛鴦來得緊。你便可引着些。好教我走不的行不的。可着我走不得行不的。走得我便力盡筋衰。氣喘得狼藉。

〔沽美酒〕與唐皇修佛力。與唐皇修佛力。與俺這衆生每發慈悲。師父你便取經到俺西天得這西下國。（九宮大成納書楹曲譜作西夏國）小回回你想波。（原作不據九宮大成納書楹曲譜）嗔師父他怎肯來到俺這裏。行了些沒爹娘的歹田地。

〔太平令〕師父你便遠路紅塵不避。受了他幾場兇日死價風吹。恰離了中華富貴。（富貴廣正譜九宮大成納書楹曲譜俱作佛國）來到俺這塔獅盤的田地。見吾師連忙頂禮。向前跪膝。忙道兩個撒藍撒藍的摩尼。師父你是必休笑話俺塔獅盤的回回。

〔川撥棹〕這廝你便毀菩提。（毀原誤作廣正譜九宮大成納書楹曲譜改）向前前沒道理。嗷嗷膝空提。喀闌遮呢。喀膝摩尼。嗷嗷膝叱哪（叱哪納書楹曲譜作也那）摩打狠辱罵的。再來時（時字原無據九宮大成納書楹曲譜）你便休恁的。

〔菩薩黃〕嗒凡胎濁骨。俺須是肉眼愚眉。嗔師父怕憂愁思慮。戒了酒色財氣。與師父添香洗鉢盂淨水。（谷原誤作接廣正譜納書楹曲譜改）向師父跟的。向師父跟的。念嘛哈般惹波羅密。啞得兒摩頂受記。

〔番牌兒〕答獅盤老回回。起度的救度的。看清涼（廣正譜作青蓮）上下龍華會。唵回嚙撒扒得兒吃。

〔煞尾〕俺只見黑洞洞升雲起。更那堪昏慘慘無了天日。顯得箇大唐三藏取經回。也無那（九宮大成納書錄作再沒有）

外道妖邪近得你。

李玉北詞廣正譜十八軼引此折。除洞仙歌外，尙少新水令及煞尾二曲。所錄諸曲，爲胡十八犯沽美酒帶過太平令川撥棹莖葉黃犯春閨怨犯五曲。最可注意的，是每一曲下都注：向無題。可見他所見的本，這五曲是無牌名的。（玉）此卷本爲正譜訂訛而作，他所不錄的曲，應當是有題而牌名不錯的，而止雲居士萬整清音所錄，都有牌名。假定止雲居士所見本，也和李玉所見本是一樣的。則萬整清音諸牌名，是止雲居士擬的。所以牌名與李玉等專家所訂大不相同。

後來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六十七引唐三藏雙角套，納書錄曲譜綴集二引唐三藏回回一齣，對北詞廣正譜所定牌名又有所更訂。這本是訂譜問題，與本文無關。但九宮大成此套後面有附注一段談到吳昌齡，與本文大有關係，現在摘錄如下：

此套非吳昌齡所撰。據廣正譜注，無名氏撰。唐三藏劇原本已失，無從考正。度其文意，必是元人之筆。此曲相傳已久，向無題。廣正譜雖分句段牌名，皆爲牽強。今細爲分析，重定牌名。

在這段說明中，有三件事可注意：第一、此套是吳昌齡撰，而作譜的人却說：『非吳昌齡撰。』我們曉得九宮大成所收的西天取經即今本西遊記。當時修書人所見的西天取經本子，大概也題吳昌齡撰。因爲相信西天取經是吳昌齡作的，所以不信這一套唐三藏曲是吳昌齡作的。天一閣本錄鬼簿是近來才發現的，這不能怪他們。第二、說『唐

三藏劇原本已失，無從考正，『知清乾隆初莊親王修九宮大成時所見的唐三藏劇只是單摺，並無整本。這可以幫助我上面說止靈居士選西遊記沒有見原本的話。清乾隆時莊親王以宗藩貴胄的力量，招集日華遊客修書，尙無法見到唐三藏劇的全本；天啟時止靈居士選元曲僅據單摺零斷，實大有可能。第三、說『此套曲向無題，』知道莊親王修九宮大成時所見的本，與李玉作廣正譜時所見的本是一樣的。李玉所見的，自然也是單摺了。

萬壑清音引西遊記還有一折，其事爲今本西遊記所有而詞白完全不同，便是諸侯餞別一折。

今本西遊記的第五齣（卷二）詔餞西行，與萬壑清音的諸侯餞別，同演唐僧西行當時臣寮餞別事，但情節微不同。據今本卷一所演，唐僧俗名江流，法名玄奘，秦江後救他的是金山丹霞禪師。據萬壑清音本此折，唐僧自白法名了緣，救他的是金山平安長老。名字雖異，而父名陳光蕊，水賊是劉洪，生子拋江等事則同。這沒有多大分別。至唐僧所以西行取經之故，則兩本大不同了。據今本第五齣，是因長安大旱，虞世南受觀音菩薩的指示薦玄奘于朝，祈雨三日有效，奉旨赴西天取經。據萬壑清音本，則是『因唐天子跨海征東，殺伐太重，命五百僧人在護國寺做了四十九日道場。從空中降下南海觀自在菩薩言曰：此經不足超度亡靈，除非是去西天五印（原作薩）度取大藏金經。』因而奉旨西上。這與西遊記小說略同，與今本西遊記雜劇便差得遠了。又尉遲恭之子叫寶琳，（見舊唐書尉遲敬德傳）元曲小尉遲劇書作寶林，字寫錯了一個，還不算大錯。今本西遊記雜劇說唐僧給尉遲恭起的法名叫寶琳。以子之俗名爲父之法名，未免太滑稽。萬壑清音本唐僧與尉遲恭對話，有孩兒兒尉遲寶麟之語。琳作麟，說是尉遲恭子不錯。又羣臣餞行，今本登場的是虞世南秦瓊房玄齡尉遲恭四人。萬壑清音本則說唐家十八路諸侯都來餞行，而登場的是徐世勣等連尉遲恭共八人。今本唐僧和尉遲恭贈詩一節，萬壑清音本是沒有的。兩本唱的雖然都是

劇蹊恭，而萬壑清音本所錄詞，古樸雄渾，看來與回回迎僧是一副筆墨。不但今本的韶儀西行一折趕不上，即其他諸套亦無一相似者。所以，我疑心萬壑清音本的諸侯餞別，也是吳昌齡唐三藏西天取經劇中的一折。如果我猜想的不錯，吳昌齡唐三藏西天取經劇，現在能看到的已經有兩折了。

萬壑清音所引的諸侯餞別一折，納書楹曲譜正集二也引了，標題作北餞。綴白裘八集三引也作北餞。現在伶人所唱的十宰也是這一折。可見吳昌齡唐三藏西天取經劇，這一折不但至今存其文，而且存其音。這是很有趣味的。此諸侯餞別一折，至今謳歌流布，本可以不必再引；但萬壑清音所據是明時流傳之本，且字句與納書楹等書所錄亦有多少不同。所以，我依前例仍然照抄在下面。

諸侯餞別（此套諸曲均是尉遲恭唱）

〔點絳脣〕第一來是帝主親差。第二來是老夫年邁。持齋戒。把香火安排。送師父臨郊外。

〔混江龍〕遙望着檀轡寶蓋。見軍民百姓鬧咳嗽。我引着一行步從。薄散了澹面塵埃。坐下馬如同流水急。較心（原作安心今據納書楹改）裏人似朔風來。俺這里按頭擲金帶見師將禪心倚定。師父你將這慧眼忙開。

〔油葫蘆〕十八歲都將年號改。俺扶起了唐家世界。師父道殺生害命罪何該。當日呵。尉遲恭怎想道持齋戒。今日箇謝吾師你便超度俺唐家十宰。我這裏整頓布袍。拂了土孩。就在這紅塵中展脚舒腰拜。師父行特地請僧法名來。

〔天下樂〕你救度衆生也是那離苦海。你那一片虔也憂心。（度新書楹改）我無掛碍亦無掛碍。你可也無掛碍。正按着救苦得救難。我可也親自在。參透了色即是空。參不透空即是色。師父你那片修行心可便有甚歹。（善才納

書說作甚麼得說白斐作甚麼的才

〔金錢花〕上陣時忽喇喇兩面綵旗搖。不喇喇馬到虛陣衝開。只我這一鞭頭碎他一萬片天靈蓋。我如今說着折奈。不覺的發透白。只我這槍尖上人性命。鞭節上血光在。果然是少年造下孽。福謝一時來。(此曲納書證綴白斐並世)

〔後庭花〕(此曲述元吉等與太宗御圍射謀害太宗帝教太宗殺元吉等)都只爲病秦瓊加利害。病秦瓊加利害。蓋因是尉遲恭年老邁。那一日相約定。這都是那杜如晦使的計策。我忿氣可不滿胸懷。都是俺唐家唐家十宰。那一日鼓不擂。纜不節。箭不發。甲也不披。只聽得二更裏(納書證綴白斐並作耳堪聽)人報來。御料圍將暗計排。呀恨那無知無知尉遲。見一人倒在倒在塵埃。(指太宗據官元吉將害太宗失足倒地敬德喜見來救)腳踏着胸脯可教他怎生閉關。也只是尉遲才。使的計策。待把那人殺壞。忿氣呵(納書證綴白斐並作可)不滿胸懷。老徵臣一騎馬不喇喇的趕將來。挖搭撲搭住獅鬚帶。滴溜撲顛碎在地中。(挖搭撲滴溜撲二句納書證綴白斐並無)舉起水磨鞭打碎這廝天靈蓋。

〔煞尾〕師父你向佛道修行大善性兒分毫不采。梵王宮特地把金經取。與俺衆生消災滅罪。師父可不是個棟梁材。俺須是濁骨凡胎。北極西天路利害。遙望見極樂世界。梵王宮景界。(自與俺衆生句以下至此句止納書證綴白斐並略去)願你個大唐三藏早回來。

納書證綴曲譜二集引此折，標題是北儀。目錄引書名爲蓮花寶筏。目錄後附記云：『北儀氣盛辭雄，的係元人手筆。惜爲俗伶所刪。余未見原本，姑爲酌定。』照葉氏這一段話想，似乎他所見的是伶人抄本，所以說爲俗伶所刪。但蓮花寶筏，元明戲曲絕無此名；是唐三藏西天取經劇的異名爲俗伶所擬的呢？是當時有蓮花寶筏一書，中間抄了元曲的這一折，葉氏又轉引來放在譜中呢？(蓮花寶筏，名字很像清內府承應戲，我疑心是昇平寶筏的舊稱，但

昇平寶筏見在看不到，無從考校，）現在不能明白。綴白裘八集三引此折亦題北箴，而書名作安天會。安天會，漢文陽曲海目曾著錄抄本，在『四十八種詞曲平無姓名』一類中。其書我未見全本，不知安天會原書中是否有此北箴一折。

錄鬼簿錄吳昌齡劇，唐三藏西天取經只有一本，並無第二本，（凡元人作劇，對於某一故事一人連續作了兩本的，錄鬼簿照例兩收，如李壽卿呂無雙劇有兩個，錄鬼簿便收了兩個，太和正音譜也收了兩個，其他諸人曲尚有些例，不具引，）這問題本是簡單的。到了錢會編他的也是闕藏書目便麻煩了。他的書目，雜劇類中有吳昌齡唐三藏西天取經，傳奇類中又有吳昌齡（述古目誤作王喜齡）西遊記四卷和西廂記琵琶記放在一處。這顯然是吳昌齡唐三藏故事，一人有兩個劇本了。王靜安既相信也是闕目所錄是二書，又不敢相信吳昌齡作了兩個唐僧取經的劇，結果，照也是闕目例，分別放在雜劇傳奇兩部中，而加上一些游移之詞，說：『西遊記也是闕目四卷，棟亭書目有六卷抄本。遊王于此本不編入雜劇部而入傳奇部，自是傳奇無疑。惟不知吳昌齡否耳？』這是老實話，也是沒有辦法的話。到了日本發現明本吳昌齡西遊記，大家更相信吳昌齡作了西遊記，因而相信吳昌齡西遊記便是吳昌齡唐三藏西天取經。日本鹽谷溫先生的跋，便代表這個意思。

元吳昌齡所撰雜劇唐三藏西天取經一本，著錄于鍾嗣成錄鬼簿。王君國雜曲錄亦依之，而同書傳奇部別有西遊記一本。其實王君未見，徒爲僥倖之言而已。此書情初猶存。也是闕書目有吳昌齡西遊記四卷，曹棟亭書目有西遊記六卷。其後存亡不可知。而偶得之我秘閣所藏傳奇四十種中。願久佚于彼而繼存于我者，豈非天下希有之秘笈哉？

這不是承認吳昌齡西遊記就是錄鬼簿所錄的吳昌齡唐三藏西天取經嗎？其實在吳昌齡西遊記初發現的時候，也只有這樣想。不過，略一沈思，如果吳昌齡西遊記就是吳昌齡唐三藏西天取經，則錢曾登錄自己書的時候，分明是一部書却硬分作兩類，這不太糊塗了嗎？現在更根據萬察清音所錄的西遊記，萬察清音的回回迎僧一折，是今本西遊記沒有的；諸侯餞別一折，是與今本西遊記不同的？而其他二折，則與今本西遊記全同。如果承認萬察清音所錄四折，同出于一書；如果承認西遊記即唐三藏西天取經；則回回迎僧一折，是今本脫去了，還勉強可說；諸侯餞別一折與今本事同文異，則是在一劇之中作者把一件事重作兩折，這就說不過去了。況且吳昌齡唐三藏西天取經劇有「老回回東樓叫佛」標題，今有天一閣本錄鬼簿可證。今本西遊記無此事，亦無此題。（今本西遊記是六卷六本，每卷後有正名撮卷中事略撰成四句，）則今本西遊記當然不是吳昌齡作的；其回回迎僧等折應屬於吳昌齡唐三藏西天取經。這是很容易明白的。所以，我的意思，西遊記是西遊記，唐三藏西天取經是唐三藏西天取經。今本西遊記不是吳昌齡作的，而著「吳昌齡」；這是刻書的人只知道吳昌齡有唐三藏西天取經，而不知他人尚有西遊記；認為他所見的西遊記就是吳昌齡的西天取經。（太和正音譜錄吳昌齡曲有西天取經，無西遊記，而此書卷首所附吳昌齡居士西遊記總論引太和正音譜作西遊記，可見他是誤認二書為一書，）至于錢曾也是園目雜劇類錄吳昌齡唐三藏西天取經，傳奇部又有吳昌齡西遊記，這箇問題也容易解釋。錢曾也是園目的錯誤，只是把西遊記誤屬之吳昌齡。在他的述古堂書目裏，西遊記注明是抄本。（也是園目不注板本，述古堂書目係也是園目的初稿，余所見述古堂書目，為江安傅氏藏述古堂原抄本，）這個抄本，也許是不著作者姓名的；也許是誤題「吳昌齡」的；也許是根據萬歷甲寅楊東來評本西遊記抄的。總之，無論如何，是他誤信或猜錯了。因為如此，便在他的書目上寫成「吳昌齡西遊

記』；這和吳昌齡空居士萬曆甲寅時刻西遊記題『吳昌齡』是一樣的錯誤。但他是誤二人爲一人，却不會誤二書爲一書。我們若因爲相信吳昌齡作西遊記的緣故，索性併二書爲一書，以爲吳昌齡西遊記就是吳昌齡唐三藏西天取經；便大大的錯了。

三

現在所見的楊東來評本西遊記，既不是吳昌齡作的，究竟是誰作的呢？在四年前，我從友人處看到天一閣抄本錄鬼簿，後附錄鬼簿續編一卷；（此書已于民國二十六年印行，）續編中載楊景賢劇有西遊記。我當時想，天一閣本錄鬼簿上卷載吳昌齡西天取經題目爲『老回回東樓拜佛』，其事爲今本西遊記所無。則今本西遊記必不出吳昌齡之手。而所附錄鬼簿續編載楊景賢劇恰有西遊記。則今本西遊記或者是楊景賢作的。當時自己覺得有點道理。其後從各家戲曲選本中，又看到西天取經的軼文，便想作一文說說個人的意思，但楊景賢作西遊記，除錄鬼簿續編外，尙無他証。因此又因循下去，久未着筆。最近我看到博是樓舊藏的一部抄本詞話，其第二篇引楊景賢的玄奘取經第四出，文與今本西遊記第四出同。所稱楊景賢當然就是錄鬼簿續編的楊景賢（太和正音譜作楊景言，詞話景夏當是景言之誤，詞話是李中麓作的，說見下，中麓問居集詩禪後序作楊景言，可証抄本詞話作景夏之誤）這証明我從前的假定的對的。詞話今中華書局有非印本。抄本詞話這一條，不見于非印本。這又發生了詞話本子問題。所以在此處，我須要把這部抄本詞話介紹一下。

詞話有明嘉靖刊本。民國二十六年，我在上海一位朋友家看見過。中華書局這個非印本，就從明嘉靖本出。嘉

隋本不署名，無序；所以排印本也無序，也不署名。（抄本亦然），排印本卷首有盧襄野（簡）先生序，說「擇者佚其姓氏，其人必知名。」其實，這書是明嘉靖時李中麓作的，（中麓是李開先的號，開先字伯華，嘉靖己丑進士，官至太常少卿，）本書開首第一篇就有證據。第一篇『冬夜李脈泉方伯過訪東野條』脈泉入坐，請合歌一曲，因歌予冬夜棹內之作。考中麓有四時棹內詞，每時數曲，爲亡室張宜人作。今中麓集中尚有四時棹內序。『市井艷詞』條說：市井艷詞百餘，余所編集。中有改竄，且多全作者。今中麓文集中有市井艷詞序多至四首，其第一序說：『山坡羊鎖南枝小調諱于市井，直出肺腑，不加雕刻。余做其體，並改竄傳歌未當者，積成一百。與詞體亦合。這兩條排印本抄本皆有，可以知道詞體是中麓所作無疑。中麓至張宜人卒於嘉靖丁未，四時棹內詞作在其後，詞體作當更在其後。凡中麓所作雜書，如拙對詩禮之類皆有序，集中備載無遺；獨無詞體序。不知是原書根本無序呢？或是這兩個本子都把序脫落了？如果原書不是無序的話，我假定詞體書成在嘉靖丁己兩居集刻成之後。

拿詞體抄本校排印本，除抄本殘葉缺葉不論外，有幾處是不同的。上文所舉的『楊景言』一條，抄本在詞套篇鄭德輝情女離魂中呂套之前，王實甫芙蓉亭仙呂套之後。排印本沒有。不但此一條，如谷子敬三度城南柳正宮套之前，抄本多出關漢卿閨怨仙呂一套。羅貫中龍虎風雲會正宮套後，抄本多出王實甫泛茶船中呂一套，及岳伯川羅光遠夢斷楊妃正宮一套。詞尾篇抄本仙呂尾『胭脂』條後，抄本多出翰林風月全前調離尾一曲。商調尾『良夜冷』條後，抄本多出庄伯成般涉調尾一曲。這些條皆是非印本沒有的。但也有排印本有而抄本無的：如詞體篇開首『西廂謂之春秋』以下五條，抄本就沒有，而從『王漢陂養』外戶』條起。至于篇章，兩本也不同。排印本所錄共四篇，標題爲詞譜、詞套、詞樂、詞尾。抄本標題則爲『詞體』、『詞套』、『詞尾』，無詞樂一篇。可見兩本體例根本不同，決不

是同時編次的。我疑心抄本詞隸或者是中麓初稿。凡排印本沒有的，是中麓刊書時認為不必取刪去了。

這箇抄本每半葉八行，每行十八字。（嘉靖本半頁九行，行十八字，）第一葉蓋着『傳是樓藏』四字的長方米文印。所以知道這書是隋初徐乾學藏過的。說起徐乾學所藏書，與李中麓大有關係。現在也要略說一說。李中麓是明朝的大藏書家，明史說他『好蓄書，李氏藏書之名甲天下。』當時宗藩如趙康王等，都派人借他的書；博雅如楊升庵，也從濱南來書託他代抄書。他的名氣可想。當隆萬之際，明宗室朱陸曾購得了他一部分書。明史諸王傳提過此事，但說陸得章邱李氏書，『不言何人。我疑心即是李中麓的書。』中麓卒于隆慶二年；陸擲卒于萬曆八年，年七十；是和中麓同時相知之人。不知他得書在中麓未卒之前，或中麓已卒之後，原因也不明。其餘經中麓後人保存，直到清初才散出。一部分歸常熟毛扆，（斧季）錢曾讀書敏求記卷二夢梁錄條記其事，說：『斧季從麓下回，得秘本二百餘帙，乃中麓舊藏。』大部分歸崑山徐乾學，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卷二李開先條紀其事。現在把朱彝尊的話引在下面：

·中麓藏書之富甲于濟東。先時邊尚書華泉劉太常西橋亦好收書。邊家失火，劉氏散佚無遺。（按此據中麓詩自注。）獨中麓所儲百餘年無恙。近徐尚書原一（按原一乾學字）得其半。

王士禛帶經堂全集卷九十二跋山谷精華錄也說：

予與中麓爲鄉里後進。曾購其藏書目錄，累年不可得。後聞其書盡捐戴歸崑山徐司寇矣。

王士禛說中麓遺書盡歸徐乾學，應當修正說：除毛斧季收得若干種外，餘盡歸徐乾學。有人根據王士禛這段話，說中麓書盡爲徐乾學所有，是錯了。徐乾學的傳是樓書目樂類錄詞譜一卷，不注板本，大概就是指這部抄本而言。但

抄本不署名，書目上却書李開先作，殊不可解。這大概是除院學知道這部書是李中麓所作，編目時添注的。以除院學書與李中麓書關係之深，這部抄本詞韻卷首雖然沒有中麓印記，當時或者竟從章邱李氏傳出亦未可知。

抄本詞韻引楊景言玄奘取經第四出雙調一套，非常重要。我曾以今本西遊記第四出校一過，其文字微有不同。現在我把抄本詞韻這段原文並我的校注一並抄出，引在下面。

玄奘取經第四出楊景夏作

〔雙調新水令〕則俺囚籠（囚籠今本作困籠兒）須有上天時。可成了俺報仇之志。（今本作成了俺報冤仇丈夫之志無可字）寸心

渾如火。（今本作渾似火）兩鬢漸成絲。當日個（今本作當時我）貌似（今本作比）花枝。體若凝脂。今日也（今本作恁）

繡裙翻過三兩摺。（今本作裙捲過兩三種無繡字按摺摺字同）

〔駐馬聽〕怪不道（三字今本無）鶯啼花枝。却原來（三字今本無）報仇恨的孩兒敢來到此。龍蟠泥滓。受辛勤母娘困

于此。（今本題作姪母于此作于野）天公不滿半米兒私。（今本作想天公不受半分私）則怕閻王注定三更死。（今本此句下多道）

虧怎能勾亡正廳金四股一勾。少不得一刀兩斷停街市。（今本作誅在節市）

〔得勝令〕長老便是正名師。這便是喚江流的小孩兒。（今本這便是作這還是無喚字）今日箇敗草（今本死草）重滴翠。（今

本交翠）殘花再發枝。當時已趁英雄志。不索尋思。（今本不索上有你字）則要恁頓還俺夫婿死。

〔雁兒落〕（今本雁兒落在得勝令之前）神道般官吏使。虎狼般公人至。我不申口內言。你自想心間事。

〔川撥棹〕江上設靈祠。用三牲作祭祀。浪捲風嘶。風裊楊枝。（今本下多鬼吏參差撲風死的孤廟秀士二句）十八年響箱

委。我蒼顏。他似舊時。（今本川撥棹下多七兄弟一曲其文亦錄于此）他歐羅口內詞官人每三思一箇猶痛嗟雲鬢頭上顯出白衣士市廛問詠

了綠林身與集中趁了紅裙志)

〔梅花酒〕都賴着佛旨。水府內爲師。旱地上當事。塵世上官司。那海龍王救報命恩。小和尚說因緣事。十八年離城市。(今本重雕城市三字)到龍祠。(今本重三字)住借時。(今本重三字)再回之。

〔收江南〕今日個(今本字日上有呀字)大官司輪與小孩兒。(今本重小孩兒三字)虧殺老禪師。(今本重老禪師三字)慧眼識天時。願着這水月(今本無此五字)觀音旨。(今本作觀音佛法旨)取經卷(今本作着取西天經卷)到京師。

我們把詞譜原文和較注比較一下，知道在七曲之中，異文並不少。這當然是李中麓改的。李中麓以詞曲自負，他曾經大改元詞，『刪繁歸約，改韻正音，』選了十六種付印，名爲改定元賢傳奇。(現在存的只有六種，這六種錢會述古堂目叢錄過，)誠然循選元曲，人人知其改；而他不肯公然承認是改。中麓則選稱其書爲改定元賢傳奇。這不是中麓的坦白，正是中麓的自負。至于詞譜體裁本是曲話，係評論前人詞曲之書，本可以不改了。但他書中所引各套，也是不依原文，隨時改訂(書中引無名氏正宮『香塵暗翠幃屏』條，說：拗節生音，脫句誤字雖少，亦必費一番心力，前後套詞無有不經改竄者，豈但作詞爲難，選亦豈易事哉，可證，)這是明朝才子的脾氣。以現在看來，大可不必。不過這是著作問題，與現在我們的問題無關。換句話說，儘管他引楊景言的玄奘取經曲是改過了，但在他的書中給我們指出這曲是楊景言作的，在我們現在已經是勾用了。

李中麓是明朝的古文學家，但也是詞曲家。他自稱『詞多于詩，詩多于文。』他作的曲有登壇寶劍譜記，及圓林午夢等院本，又散詞小曲不可勝數，他藏的金元詞曲甚多。據他自述有一千七百五十餘種。這箇數目在現在聽起來是驚人的。他在詞譜中引楊景言的玄奘取經，(即今西遊記)他一定見到了楊景言玄奘取經的原本或舊本，上面

有序跋可據如現在我們所見的原本劉東生橋紅記一樣，所以他在書中著了楊景言之名。我們現在考元明舊曲作者，苦于證據少，或者不知其人，或者知其人而不敢說一定是作曲的人。現在以李中庵這樣有資格的人來替我們作證見，說今名西遊記的玄奘取經是楊景言作的，這是的確最可徵信的了。

楊景言，錄鬼簿續編，作楊景賢。陳與郊新編古名家雜劇臧懋循元曲選錄劉行首劇也題作楊景賢。太和正音譜上古今羣英樂府格勢及羣英所編雜劇目兩處並作楊景言。詞林摘艷七及閒居集詩禪後序亦並作楊景言。錄鬼簿續編正音譜都是明初的書。現在拿這兩部書考起來，正音譜楊景言名下錄風月海棠亭史致坊斷生死夫妻兩劇；錄鬼簿續編楊景賢名下錄了古名家雜劇元曲選所收的劉行首，也錄了正音譜所收的海棠亭及生死夫妻；可見正音譜所書的楊景言與錄鬼簿續編所書的楊景賢確是一人。（臧懋循不知景言是景賢是一人，在元曲選卷首據正音譜羣英雜劇目錄了楊景言的風月海棠亭及史致坊斷生死夫妻；又據傳本在李致遠後張國寶前別出楊景賢的劉行首。把楊景言楊景賢看作二人，這是大錯。）據錄鬼簿續編，楊景賢名暹，後改名訥，號汝齋，或者景賢是他未改名以前的字，景言是改名以後的字，其字因兩傳亦未可知。又錄鬼簿續編載景賢始末，說景賢「故元蒙古氏，因從姐夫楊鎮撫，人以楊姓稱之。善琵琶，樂府出人頭地。與余交五十年。永樂初與舜民一般遇寵。後卒于金陵。」明周憲王洪武中作烟花夢傳奇引說：「錢塘楊訥為京都樂籍中使女聯蘭英作傳奇而深許之。」根據這兩段話，我們可以知道楊景言是錢塘人，永樂初他在南京作過官，與湯舜民是同寮（湯舜民有送景賢回武林雙調「花柳鄉中自在仙」一套，不知何時作，）他和錄鬼簿續編作者是五十年的老朋友。續編作者是老于杭州之人，他也許在杭州住過一個長時期。他的姐夫楊鎮撫一定元時在杭州當鎮撫。（元制諸行中書省下設都鎮撫司，諸行樞密院諸路諸戶府下設鎮撫司，此不知為何鎮撫）

因爲他姐夫著籍饒塘，所以他的里貫也是饒塘。又錄鬼簿續編有兩處稱太宗的諡法（文皇帝）；我們因此知道續編成書不在永樂時，按理講應當是洪宣之際。續編載楊景賢事兼及其卒，我們知道續編成書時，景賢已前卒。續編雖未明言景賢卒於何年，以續編成書在洪宣時推之，景賢卒似應當在永樂中，或者略靠後一點。他的壽數雖不可考，但根據續編作者與景賢相交五十年的話，其享年至少應當是六七十歲，決不是五十歲（因爲不能生即相交），他大概生于元至正中，如果是老壽的話，也許生于至正初。他所作的雜劇，據續編是十八種。陳與鄭古名家雜劇感戀循元曲選都只收了劉行首一種。其餘不存。現在把西遊記算上，他的雜劇存的便有二種。吳昌齡的雜劇，現在也存二種。（東坡夢，辰鈞月，有元曲選本）這是恰巧一樣的。

明初錄鬼簿續編作者，和楊景言是五十年的老朋友，所以他知道楊景言作了一部西遊記。正嘉間的李中庵，不但是他弘治十五年生的，去永宣間不過六七年，並且他親見了楊景言玄奘取經（今本名西遊記）的原本，所以他知道玄奘取經是楊景言作的。但到了萬曆以後就大大不同了。萬曆四十二年甲寅吳蘊空居士得了一部抄本的楊景言西遊記，（總論云：西遊記僅見抄錄秘本，未經鏤板刊行，）也許抄本沒有署名，他竟認爲是吳昌齡作的，把吳昌齡的名字替代了楊景言。不但如此，感戀循刻百種曲在萬曆四十四年丙辰；在他的書卷首所引涵虛子羣英雜劇目中，（即太和正音譜羣英所編雜劇目）他注吳昌齡的西天取經，竟然說是六本。（凡曲名下小注，俱是感戀循注的，太和正音譜沒有，）這也是認吳昌齡西天取經即六卷本的西遊記了。以至於天啟四年甲子止齋居士選萬曆音合吳昌齡曲於楊景言曲，總稱西遊記。再後孟靜庵選柳枝集，摘出今本西遊記第四卷別行，題爲猪八戒，亦署吳昌齡。及至錢曾編述古堂目也是園目便不得不承認吳昌齡作了兩部玄奘取經的曲了。總之，明萬曆以後的人根本不知道

楊景言作西遊記的事，他只知道吳昌齡作西天取經，而西天取經也不容易見到，即以楊景言西遊記當之。即見到吳昌齡西天取經的人，也不敢否認西遊記是吳昌齡作。結果，沿誤承謬，直到清朝末年止，大家還是明萬曆後的見解。其所以如此之故，大概因為：（一）原本不存，傳說多謬，抄書刻書人都不免錯標名字。（如百種曲所題人名，現今考就有好幾處是錯的，這不見的是誠懋循捏造的，因為他所誤題的人名，有特別的選本也是一樣的錯。）（二）錄鬼簿通行無注本，現在我們見的天一閣本注題目正名的錄鬼簿以及所附錄鬼簿續編，當時人都不曾見到。（三）兩書都演玄奘事，名稱亦容易混淆。如錄鬼簿續編著楊景言曲是西遊記，而李中麓引楊曲稱玄奘取經。以此推之，楊曲既稱玄奘取經，則吳曲亦未始不可稱西遊記。有了這種種的時代環境關係，便教他們不得不承認西遊記是吳昌齡作的了。可是，我們現在不同了。我們見到天一閣抄本錄鬼簿，可以由天一閣本所注題目正名知道吳昌齡戲曲裏邊所演的事；並且根據這事去尋求他的遺文。我們又見到了天一閣抄本錄鬼簿續編，可以知道楊景言在明初別有一部西遊記。並且有陳是樓舊藏本詞話作証。這是我們讀書便利比前人佔便宜的地方，並不是我們的智慧勝于前人。假使戴管叔孟子纂錢遊王諸公生在現在，見到我們所見到的書，如果他們有一點考據癖，我相信他們一定也能知道西遊記不是吳昌齡作的。

至于吳昌齡的唐三藏西天取經，我以為應當是幾摺的短雜劇。不但劇情文章與楊景言西遊記有別，即體格亦有分別。這看饒曾的也是劇目便知道。饒曾當日編他的藏書目錄，把吳昌齡唐三藏西天取經列在雜劇部，與馮致遠漢宮秋王實甫的麗春堂等九十餘種雜劇放在一起。這些雜劇，現在我們能見到的有三之二；都是四折雜劇。述古堂目續編雜劇所載陳上言選刻本雜劇六種，除唐三藏西天取經外，目為孟浩然踏雪尋梅、豹子和尙自遺俗，黑旋風仗

義疏財，惠禮師三度小桃紅，瑤池會八仙慶壽。這五種是明朝周憲王作的，也都是四折雜劇。而吳昌齡西遊記也是園目却編入傳奇部，與王實甫西廂記高則誠琵琶記並列。可見吳昌齡曲與楊景言曲在體裁上一個是漢宮秋式的北曲短劇，一個是西廂記式的北曲長劇，大不同了。吳昌齡曲今已不存。拿現在我們所能見到的遺文推測，諸侯儀別一摺，開首唐僧上場開白通名姓，述唐僧家世及出身始末極詳，長至四百餘字。這或者就是吳劇第一折。因為如上面還有劇文演唐僧的事，則此處白不必如此之詳。回回迎僧摺唐僧自稱從河西國來。上面演的或者是過河西國的事。『過河西國』如果是第二折，回回迎僧應當是第三摺。回回迎僧摺煞尾曲詠回回送唐僧行，臨別致詞，有『黑雲起昏慘慘無天日，願大唐三藏取經回，也無那（九宮大成納書楹作再沒有）外道妖邪近得你，』之語。細揣詞意，似謂唐僧登程之際，為何種外道妖邪攝去。此話如不誤，則回回迎僧後必為唐僧遭難神靈相助平妖等事。又其次當為取經東歸等事。依我個人的意見，吳昌齡劇既係短劇，其劇中情節必不能甚多；其文字以我想至多不過五六折，如錄鬼簿所錄張時起賽花月秋千記有六折之比，決不能如王實甫西廂記曼延至十餘折。因為，如此便是後人所謂傳奇，也是園目錄其劇斷不入雜劇部了。

關於吳昌齡與西遊記問題，語已說得不少了。我現在再綜合以上的意思說幾句判斷的話。今本西遊記是明初人楊景言作的，有錄鬼簿續編及傳是樓舊藏本詞話可証。今本西遊記以及其他書標舉著錄，皆吳昌齡，是明萬歷以後人不知曲是楊景言作誤屬之吳昌齡的，其實吳昌齡曲情節文字體裁與今本西遊記皆不同，萬不能認為是一書。又吳昌齡曲自明時已少見，明末的饒曾雖然藏過此曲，錄此曲于也是園目，但也是園目諸曲之存于今日者，中無此曲。恐早已不存了。其遺文可以見到的，今有回回迎僧一摺。又今所傳諸侯儀別一摺，似亦是吳昌齡曲之一摺：這是真

正的吳昌齡唐三藏西天取經雜劇。

臨了，關於今本西遊記雜劇，我再補充幾句話。今本西遊記雜劇，並不因為他不是吳昌齡作的而減其價值。十年前日本明刊本楊東來評吳昌齡西遊記的發現，至今看起來，仍然是重要的發現。不過，要知道，那只是楊景言戲曲之發現而不是吳昌齡戲曲之發現而已。

附錄 諸書稱引的西遊記與唐三藏西天取經

現在所傳的西遊記是明初楊景言作的，不是元吳昌齡作的。吳昌齡所作唐三藏西天取經雜劇，其本已佚；遺文現在能看到的只有二折。我已經作了一篇文章專論此事。那篇文章，宗旨是辨証事實，不是記敘書冊；所以對千諸家著錄摘選西遊記及唐三藏西天取經的事尙未能排比次第，作一系統的說明。現在更爲一短文專述此事。

著錄吳昌齡唐三藏取經雜劇的，以元鍾嗣成錄鬼簿爲最早。現在我們所見的錄鬼簿本子，大別之有二種：一種是略注本，也可以說是無注本，是每劇不注題目正名的。這一種通行的曹棟亭本可以代表。其餘的幾個傳抄本如說集本，沈貞起抄本，戴光曾抄本等雖文字與曹本間有異同，而體裁一樣，都不是特別本子。現在只能視同曹本。第二種是詳注本，是書中諸劇十之六七注題目正名的。這一種現在所見的只有天一閣抄本是如此。所以現在我們談吳昌齡曲引錄鬼簿，須得將這兩種本子分開來說。曹本錄鬼簿錄吳昌齡此劇作

唐三藏西天取經

凡元標劇目皆是二句或四句，甚而至于有八句的。通常二句則起句時顯目，收句是正名。四句則前二句是顯目，後

二句是正名。八句準此。至于卷首卷尾所標大題，差不多都用收句或正名之最後一句。關於題目正名之稱，我另有解釋，現在無須說。曹本錄吳昌齡此劇作唐三藏西天取經，是大題；即標目中之收句。

天一閣抄本錄鬼簿錄吳昌齡此劇，原文是

西天取經老回東樓叫佛
唐三藏西天取經

這所錄的特別詳細。曹本例不用簡稱；天一閣本則正文大字是簡稱，小字是題目正名。天一閣本這種簡稱，並不是稀奇的。明寧獻王的太和正音譜所錄元曲，也都是簡稱。現在所見的元刊本雜劇，如趙氏孤兒，標目末句是『冤報冤趙氏孤兒』。『風月紫雲亭』，標目末句是『諸宮調風月紫雲亭』。這就是簡稱。元劇有簡稱的緣故，是因為標目多是七言長句，若直用末句稱呼起來，未免太麻煩了。但著錄家若錄簡稱而不著標目，如正音譜則未免節目不詳。天一閣本既錄簡稱，又注標目，這是他的體裁好的地方。我們知道吳昌齡西天取經雜劇中有回回叫佛的事，也正因為他注了標目之故。太和正音譜上卷羣英所編雜劇目，錄吳昌齡此劇也作西天取經。可見當時簡稱是有定型的。

最奇怪的，是吳昌齡西天取經自從太和正音譜著錄以後，除了明朝的幾位著作家偶然引錄鬼簿正音譜提到外，幾乎不見于明人選曲或登錄戲曲的書；至少是我箇人所知見的書。永樂時官書如永樂大典，嘉靖時私人藏書目如昆齋文堂目，皆錄了極豐富的戲曲，（永樂大典劇字卷錄元雜劇九十種，見大典目五十四，）但其中並無西天取經。（這大概是偶然失收，偶然未見，不能說西天取經在當時少見，因為明初元劇幾乎完全存在，尤在內府致坊是詞曲薈萃之地，昆齋嘉靖時人，其時北曲尙未衰，舊本存者亦多，）明人的戲曲選集，現在看見的有七八種之多，也沒有收西天取經的。只有明末饒曾編述古堂目，著錄了一部抄本吳昌齡唐三藏西天取經。（按饒曾抄本書直接得之

子戲謙益，間接得之于趙琦美，同書續編劇目載陳上言選刻劇六種，中有唐三藏西天取經。這一部抄本，一部刻本，現在我們都不能見了。可是看他的書名，與錄鬼簿正音譜皆合。這可以證明陳上言刻書錢曾編目時根據的是原書所以人名書名毫無參差。

但別的书就不然了。天啓中止書居士選萬壑清音，竟然將兩折吳昌齡作的西天取經與兩折今本誤題吳昌齡作的西遊記合併，統稱曰西遊記。（按止書居士此書例不著撰人這是糊塗之至。所以我在『吳昌齡與雜劇西遊記』文中說他是輾轉抄錄的四折曲子，他不但沒見過完全的西天取經，也沒見過完全的西遊記。到了清朝，李玉編的北詞廣正譜，莊親王編的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葉堂編的納書楹曲譜都見了唐三藏一套。（按此三書雖廣正譜著撰人九宮大成納書楹曲譜例不著撰人廣正譜引唐三藏注無名氏納書楹曲譜引唐三藏別標動名曰回回）這一套，三書所據都是抄本零摺。其文與萬壑清音之回回迎僧折同，實即吳昌齡西天取經之一折。但標書名都作唐三藏，已與元明間習慣簡稱『西天取經』不合。假使我們不能考出來這一套是吳昌齡西天取經遺文，一定容易誤會這裏所引的唐三藏與天一閣本錄鬼簿正音譜所錄的西天取經是兩部書。況且九宮大成譜因為誤信西遊記是吳昌齡作之故，在附注中明說此套非吳昌齡撰。這更可以令人相信北詞廣正譜等三書所引的唐三藏，並不是錄鬼簿正音譜所錄的吳昌齡西天取經了。

此外納書楹曲譜綴白裘所引北饒，文與萬壑清音之諸侯饒別同，亦吳昌齡西天取經之一折。但納書楹曲譜標書名作蓮花寶筏，綴白裘標書名作安天會。這大概是蓮花寶筏安天會先抄襲了這一套，納書楹曲譜綴白裘又從這二書中引過來的。納書楹曲譜目錄附注說此套是元曲，而不能指其劇名，又說未見原本，可見是迷了出處了。

黃文暘曲海目附存目，有無氏名唐三藏。其目即據納書楹曲譜輯出，在此處無討論的價值。

著錄楊景言西遊記的，以錄鬼籙續編爲最早。續編錄楊景言曲十八種，西遊記便是其中的一種。這十八種曲，有五種是失注題目正名的。西遊記不幸備在此數，無題目正名可考。今所傳萬曆甲寅刊本西遊記著吳昌齡，其實是楊景言作的。其書六卷，每卷有正名四句，無鑿括全書的總名目。這和元曲體例不合。（凌濛初刊王西廂，四本各自獨立，各有題目正名，無總題，與今本西遊記同。濛初自稱是舊本，其實王西廂是有總題的。天一閣本錄鬼簿所注鄧太君開宴北堂春，張君瑞待月西廂記二句，即全書總題也。）按：續編『西遊記』三字，是簡稱；元曲簡稱，多取本劇標題末句末尾幾個字，這應當是末句正名的末三字。但也有取末句正名開首幾個字的，如馬致遠馬丹陽劇，（此『馬丹陽』三字簡稱，據天一閣本錄鬼簿，元曲選簡稱『任風子。』末句正名是『馬丹陽三度任風子。』）即其例。李開先詞譜引景言此劇作玄奘取經，我疑心這是末句正名之首四字。西遊記全書標題，末句也許就是玄奘取經西遊記。

晁琛寶文堂目錄府類有西遊記，不著撰人。這應當是楊景言的西遊記。錢曾也是圖目有吳昌齡西遊記四卷。目錄書記西遊記爲吳昌齡作，據我個人所知，以此目爲最早。這大概是受了萬曆甲寅吳蘊空居士刻西遊記書吳昌齡名的影響。今本西遊記是六卷，而錢氏此目作四卷。不合。近任二北先生校曲錄，疑也是圖目四卷應爲四冊。這是不對的。因爲，述古堂目錄此書抄本作『四卷一本』，所云『一本』，正是一冊。是此書是四卷合訂一冊。也是圖目不遺刪去『一本』二字，並非著錄時以四冊爲四卷。至于書分四卷與今本不同之故，却不明白。也許是錢曾所藏西遊記抄本偶缺二卷，也許是曲不缺而書自是四卷本。棟亭書目曲類也有抄本西遊記，注云：『元吳昌齡著，六卷，二冊。』這不但作書人名與萬曆甲寅刊本合，並卷數亦合。這個本子，大概和萬曆甲寅刊本是同出一源的。今所見抄

本傳奇彙考（原書日本京都帝國大學藏）中有北西遊解題一篇。所釋事與萬曆甲寅本西遊記全同，但釋作者云元無名氏作，不云吳昌齡作。傳奇彙考有人說是黃文暘曲海總目提要的稿本，確否不可知，但書應當是乾隆時人作的。可見乾隆時所見西遊記，尙有不署吳昌齡之本。

曲海總目提要四十二也著錄了一部西遊記。關於此書，提要釋事甚略。只說『劇就西遊記小說中提出數節成編，未嘗別構鑿鍾。……演義諸妖已具大略，可謂簡而該矣。』據此，知劇不甚長，且情節完全與小說同，似是後出之本。又說劇『相傳夏均政撰，今此刻曰陳龍光撰。或當有二本。』夏均政是明初人，名見明寧獻王太和正音譜上羣英樂府格勢篇。正音譜說他的詞如南山秋色，與楊景言等並舉目爲國朝一十六人。均政撰西遊記劇，僅見此文，語可注意。但西遊記明人所作除楊景言北曲外，尙有南曲唐僧西遊記，見徐文長南詞叙錄。此相傳夏均政撰之西遊記，意思指的是北詞呢？是南詞呢？如是北詞，恐是楊景言誤傳爲夏均政。如是南詞，則南詞叙錄所錄的唐僧西遊記，是不是夏均政作的呢？又此處著錄的陳龍光本西遊記是南詞呢？是北詞呢？（我疑心是南曲）這些問題，現在無法解答，亦無從說起。因爲這篇提要語太略，文中關於南曲北曲的話，一字未提。

以上所舉著錄西遊記的書六種。除曲海提要所錄是陳龍光本與楊景言曲無涉外，錄鬼簿續編說西遊記是楊景言作的。續編作者和楊景言是五十年的老朋友，他的話當然可信。晁琛寶文堂目是不著作者姓名的，目中雖有西遊記，是非現在無從說起。錢僧也是園目曹寅棟亭書目，西遊記誤書吳昌齡撰，這和明萬曆後的人錯誤一樣。他們所藏的本子，至多是明萬曆後的寫本。抄本傳奇彙考著錄的一部西遊記竟是不署名之本，這令我們現在看起來覺得反而近古了。

明止齋居士萬壑清音所收的西遊記共四折。其實止有擒賊雲鬢收服行者二折是西遊記。其餘二折，是吳昌齡的唐三藏西天取經。我在上文已說過。清莊親王所修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選了西遊記詞九套，又草池春一曲。但引書不作西遊記而作西天取經，其名稱與天一閣本錄鬼簿太和正音譜稱吳昌齡曲作西天取經同。而且在他處他所收的唐三藏一套後面，注明：『此套非吳昌齡所撰。』按九宮大成所收唐三藏套是吳昌齡戲已見前。這是否認了吳昌齡的唐三藏劇，承認西天取經是吳昌齡作的。看作者的意思，是不但相信西遊記是吳昌齡作的，並且進一步將西遊記改作西天取經以求合于正音譜。吳昌齡劇目中西天取經之文。（天一閣本錄鬼簿九宮大成作者未見明萬曆甲寅止齋居士刻西遊記，說是吳昌齡作的，引正音譜爲証。他以為這是對的，別人也相信是對的。但正音譜究竟作西天取經，不作西遊記，尙未免啟人疑竇。到了九宮大成，便索性將西遊記改作西天取經。這套一來，人名書名便契合無間，如果沒有他書可勘，讀者斷不敢懷疑他在這裏所引的曲，並非吳昌齡作。這是作者的聰明，但荒唐却更甚于前人了。葉堂編納書楹曲譜在續集中選了西遊記六套，在補遺曲譜中又選了西遊記四套。一共是十套。他引書名只作西遊記，不作西天取經，可見西天取經是編九宮大成的人改的。

清莊親王修九宮大成葉堂編納書楹曲譜時，都見到西遊記全書，所以書中收西遊記詞特別的多。也因為見了西遊記全書之故，對於當時僅見零摺的唐三藏曲也分別得很清楚。九宮大成雖誤信西遊記是吳昌齡作的，而不會把真正吳昌齡作的唐三藏一套與西遊記諸套混爲一書。作傳奇彙考的人也見到了西遊記全書，所以在他書中著錄了北西遊，且能詳述始末。這三部書都成于乾隆時，（九宮大成成于乾隆十一年丙寅，納書楹譜成于乾隆五十七年壬子。傳奇彙考大概是乾隆時在揚州設局修改曲劇的別錄，其事在乾隆四十二年丁酉與四十六年辛丑之間。）我們因此知

道西遊記在隋代時猶不少見，西遊記在中國失傳，不過清嘉慶以後百餘年之事而已。

諸選集所錄吳昌齡與楊景言劇，皆不著撰人；齊名齣名，亦選有改變。今為二表附于後。大家看了這簡表，便很容易知道諸選集中所引的劇，那箇應屬吳氏那箇應屬楊氏了。

吳昌齡唐三藏西天取經雜劇

萬寧清音 引西遊記	北調廣正譜 引唐三藏	九宮大成 引唐三藏	納書楹曲譜 引唐三藏	納書楹曲譜 引蓮花寶筏	綴白裘 引安天會
回回迎僧 (卷四)	雙調套自胡大 犯起無煞尾 (十八賦)	雙角套 (六十七卷)	回回套 (續集卷二)	北餞套 (正集卷二)	北餞 (八集卷三)
諸侯餞別 (卷四)					

楊景言西遊記雜劇

萬寧清音 引西遊記	九宮大成 引西天取經	納書楹曲譜 引西遊記	今本西遊記
	中滿腹離愁套 (十五卷)	撇子套 (續集三)	逼母棄兒 (一卷一齣)
	高恁越着這碧澄澄大江套 (六十卷)	認子套 (續集三)	江流認親 (一卷三齣)

	呂 貪 杯無脈套 (五十四卷)		迷 路問仙 (五卷十八齣)
高 我 在巽宮套 (三十四卷)	借 扇集三套 (續)		
		鐵 扇兇賊 (五卷十九齣)	

(附記) 諸選集中唯萬聲清音綴白選詞白全錄。廣正譜九宮大成納書楹皆有詞無白。凡無白者，表中俱加套字以示區別。

8-
12/4.8
(5)